

血液混雜腦漿滲入厚雪之中，一片潔白被沾染上混濁的色彩，日光與白雪模糊了屍首的輪廓，使眼前的一切都變得非常不真實，宛如此刻置身於夢境之中。

然而，雙手上的鮮血是溫熱的，與人類一樣有溫度的，會隨著嚴冬與寒風而漸漸變冷。刺眼的色彩深深吸引住一雙天藍，濃烈的血腥味正在刺激嗅覺細胞，告訴大腦這一切都是真實的，這並不是在作夢。

你，殺了人。

在內心的深處似乎有一把聲音正在責罵他，殺人是一件糟糕的事，但如果對象不是人類呢？難道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痛下殺手嗎？語氣愈來愈嚴厲，但是聲音卻離他愈來愈遠，語言變得支離破碎，到最後什麼都聽不見，只剩下寒風的呼嘯與微弱的滴水聲。

這便是烏戈·哈拉第一次獵殺吸血鬼的經歷。

自此之後已經過場去三年了，當年的新人今日依然留在誨廳，擔任一位盡忠職守的執行官，受到長官的賞識亦受到同儕的信任，雙親仍然健在還有一位在異國遊歷的妹妹，過著看似幸福美滿的人生，沒有任何一絲的遺憾或缺失。

但是，有時候總會覺得某一處似乎被挖空了，好像丟失了什麼，他不知道該怎樣形容，這一種彷彿不存在卻又確確實實壓在胸口上的感覺，到底是什麼呢？明明應該沒有失去了什麼，為什麼有一種說不出口的窒息感，一點一滴地蠶蝕他……

「喂，你有在聽我講嗎？該不會又在發呆了吧……」

不輕不重的力道敲在烏戈的肩頭上，將他的意識從過去的片段中拉回現實，望向在他身旁並肩而行的同事。

「啊、抱歉，你剛才在說什麼？」

「還能是什麼？不就是我們老大要退休享清福了，大家都在討論歡送會的事，你想好要送什麼禮物了嗎？」

「我想想……」此刻烏戈陷入短暫的沉思，杯子、肥皂、紅酒諸如此類常見的選擇一一出現在腦中，坦白說烏戈也不知道該送些什麼，雖說送禮都是一片心意，可以的話還是想送一些實用又特別的禮物。

想起長官似乎對茶葉頗有興趣，最後他提議道：「手工茶具好像也不錯……」

「訂製那種嗎？可是很貴耶！」

「要不我們合資？現在下訂應該還來得及……啊，長官不是很愛吃餅乾嘛？前一晚還可以借用廚房烤薑餅。」

「哈！老大退休之後終於是可以放開肚皮吃了！總是被人喊作是笨駝鹿，其實你腦筋動得挺快嘛。」

厚實的大掌拍上他的後背，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，即便是駝鹿也險些踉蹌，但烏戈並沒有生氣，連半點慍色都沒有，僅是露出憨厚的淺笑，「連你也覺得我笨嗎……」

雖則在既神聖又莊嚴的聖座之中，卻有著如同親友般的長官，有能夠互相打鬧、互相玩笑，像兄弟一樣的同事，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不滿足？

我應該是幸福的……

**就這樣毫無罪疚地過活真的好嗎？**

這樣……不好嗎……

「對了，你妹最近要回來了對吧？」

「呃、嗯，大概再幾天之後……應該星期一就會到邊境。」

「我記得你妹出國旅行都有一年了吧？真有膽！一年耶！我家那位小辣椒到現在還總是愛黏著大姊。」

「我反而希望她稍微更黏家一點……」說到那位愛冒險的妹妹，烏戈不禁輕嘆一口氣，勾起一絲無奈的苦笑，「主母和家父也很擔心她，雖然有更新網誌，但總覺得看到她本人才終於能夠安心。」

「要是我們家大姊的話……恐怕會變天吧。」

有著相似處境的兩人不約而同地嘆息，上有強勢的主母或領頭，下有總是讓人操心的妹妹，夾在中間的他倆亦有作為夾心餅乾餡料的煩惱。

「總之，祝你能順利請假，順道代我向你妹問聲好。」

「嗯，謝謝你。」

「別忘記要請我吃頓好的！拜了！」

「當然。」與好兄弟好同事揮別之後，烏戈繼續捧著那沉重的文件，放輕手腳踏入典廳辦公室，「不好意思，這是歷年來的記錄……」

我應該就這樣……裝作若無其事一樣生活下去嗎？

我應該……覺得幸福嗎？

